

楔子 墳前的山茶花

大楚元嘉八年，九月十一。

重陽節的一場雨到天剛亮時才漸漸止住，這場大雨沖刷著京城，也帶來了陣陣的寒意，彷彿聽見冬天的腳步已經漸漸的近了。

此刻的謝將軍府卻籠罩在一片焦躁不安裏，謝二夫人徐氏來回踱著步子，焦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。

謝若儀與她妹妹若蘭連袂而來，謝若儀見母親這般不由得道：「父親那裏還是沒有消息嗎？」
「是，一點音信也沒有，我心裏覺得害怕，總覺得這次妳們父親要受大難。」徐氏想起了年初她在廟裏求的那支寫著大凶的籤，那籤說不定馬上就會應驗了……

若儀她們的父親是奉旨入京的，這次回來，若儀連她父親的面都還沒見著就急著入宮去參加皇帝舉辦的重陽宴，只是重陽宴已經過去一天一夜，然而關於謝良貴的消息半點也沒有。這樣的情況之前也遇見過，那是元嘉六年，謝良貴也是突然被從大營召回京，到家連板凳還沒坐熱又匆匆入宮去，而兩天兩夜後連家也沒有回，又直接回了大營。

謝若儀連忙安撫道：「母親您別多慮，這次說不定也和兩年前一樣，父親他才打了勝仗不久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我坐臥難安，心裏怦怦亂跳，總覺得沒什麼好事。」徐氏自己也說不準為何如此。見母親如此，謝若儀少不得要說：「既然您不放心，不如我去一趟荀家，找子君打聽打聽。」子君是謝若儀未婚夫荀紹的字。

「妳還是別出門了，妳不在身邊我更擔心，安安靜靜的等妳七哥回來吧。」徐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什麼。

謝家人在惴惴不安中過了這一天，轉眼已是九月十二。

徐氏一夜噩夢不得好眠，天還未亮就起來了，她正在整理衣裳時，簾外的丫鬟就向她稟報——
「夫人，七爺回來了，說要馬上見您。」

徐氏聽說哪裏還坐得住，她略整理了衣帶就出去了。

前來陪伴母親同睡的謝若儀此刻也醒了，她迅速的穿好衣裳也跟了出去。

謝七郎見著他母親直接就跪了下來，徐氏不由得大驚，「你父親怎麼了？」

「父親被收了監，至於什麼罪名，兒子暫時沒有打聽到。」謝七郎的聲音在發抖。

徐氏聽了這樣的話只覺得天搖地動，要不是謝七郎和後面的謝若儀及時伸手扶住了她，她就要栽倒在地。

徐氏鳴的一聲哭了出來，「我就說會有大禍，那支籤果然應驗了！」

謝若儀和謝七郎好一番撫慰也沒能讓徐氏的情緒穩定下來，最後謝若儀不得不給母親服用助眠的藥物，希望母親能夠好好的睡一覺。

安頓好了母親，謝若儀又出來和她七哥商量，「情況到底如何，七哥還知道些什麼？」她的狀態比起她母親並沒好多少。

謝七郎搖搖頭，又滾下熱淚，「宮裏的消息本來就瞞得緊，就是這一句話也是好不容易打聽來的。」

「荀家呢？你有沒有去找過荀紹？他畢竟是鎮撫司的人，消息肯定靈通。」

謝七郎滿是頹喪的說：「我去過荀家了，但荀大人也好，荀紹也好，都不見我。」

謝若儀大驚，喃喃道：「怎能這樣？我們家出了大事，荀家怎能袖手旁觀？」再過不久她就要嫁到荀家去了，兩家可是姻親。

徐氏睡了半日已經醒來，睜開眼就見謝若儀坐在跟前，徐氏問的第一句話便是，「妳父親有什麼消息了嗎？」

謝若儀悵然的搖頭，徐氏聽說又嗚嗚的哭了起來。

就在此刻，有僕婦在窗下稟報，「夫人，荀副使帶著他的部下來我們家了。」

「子君來了？他在哪裏？來得正好，我有話要去問他！」謝若儀安撫了母親兩句便急著往外走。

「若儀！」

走了幾步，突然聽得母親的呼喊，她連忙回過頭去瞧了母親一眼，又道：「母親放心，我不會衝他發脾氣，也不會對他掄拳頭，會好好的和他說話。」

聞言，徐氏坐在床上似笑非笑的看著女兒，謝若儀不過停留了片刻就繼續朝前面去了。

還沒走出母親所居住的院子，就聽得外面一陣嘈雜，又有丫鬟匆匆來報——

「三姑娘，鎮撫司的那些人反了，見什麼搶什麼，弄得烏煙瘴氣的，家裏上下都亂套了！」

謝若儀大震，她又回頭看了一眼母親的屋子，快步朝前面而去——荀紹帶著他的部下來謝家做什麼來著？

然而四處可見逃竄的下人，井然有序的將軍府完全變了樣，走到半途，謝若蘭突然跑了來拉著謝若儀哭——

「姊姊，我們家完了，謝家完了。姊夫他是個壞人！」

謝若儀緊繃著臉說：「這個家完不了，也不能完。」

他們謝家幾代忠烈，一心報國，為何到頭來卻是這樣的結局？

等謝若儀和謝若蘭終於來到了前院，荀紹依舊騎在馬上正指揮著自己的部下，他們所隔不過一箭之地，往日對她百依百順的那個男人此刻已經變成了惡魔，帶領他的手下對她的家園肆意踐踏。

「謝良貴投敵叛國，罪孽滔天。皇上已經下旨查抄將軍府。所有男丁收監，聽候發落。所有女眷皆沒入教坊司，貶為賤籍，不得有誤！今天你們誰也別想從我荀紹的劍下逃出去！」

荀紹簡短的對她宣讀了皇上的旨意，謝若儀呆若木雞的站在那裏。

謝家男兒出生入死為的都是大楚，她的父親絕不會背叛大楚，謝氏一族滿門忠烈怎麼可能做出這等罪惡的事？一定是什麼地方弄錯了！

「荀紹，為什麼，這是為什麼？父親他絕對不會叛國，這其中肯定有什麼誤會！」謝若儀吶喊道。

這一次他們的目光沒有任何的碰觸，荀紹連看她一眼都不曾，只是冷漠的指揮部下將謝家的家眷一一給鎖走。

還沒走出將軍府的大門，謝若儀就聽得有人在撕心裂肺的大喊，「二夫人投井了！」

謝良貴以叛國的罪名擇日問斬，謝家男女老幼均逃不過這場災禍，謝若儀待在女監裏，從謝家嫡女淪為了階下囚，她親眼目睹不堪受辱的大伯娘撞壁死在她的腳下，她親眼見過地獄是什麼樣子，等待他們的命運又將會是什麼？

謝若蘭今日早上被提出去了，這一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過，謝若儀也染了一身的病痛，哪怕她自幼跟著母親習醫，然而如今她卻連自己也治不了，她也曾跟著七哥習武，練就了一身的本領，到頭來連自己的家人也救不出去，現在自己這一生可能要到盡頭了，恍惚間她夢見了自己的母親。

「謝若儀，妳出來。」

她聽見獄卒叫她的名字，她慢慢的挪出了監牢，冬日的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睛，她並不知道自己即將被帶往哪裏。

押送她的獄卒見她慢騰騰的，揚起了手中的鞭子狠狠朝她身上抽去，那種深入骨髓般的疼痛漸漸成為了麻木，她再沒了知覺。

幾鞭子下去，謝若儀突然倒在地上，再也沒有醒來過。

雨聲淅瀝，才要進入夢鄉的男子被人給叫醒了。

「二爺，您要打聽的那個女子已經有下落了。」

「當真？那得趕快走門路買下來，不管用什麼辦法也得把她救下！」男子的聲音很是迫切。前來的僕人卻道：「可是她已經死了。」

「死了……」男子念過這兩個字，卻是沁入骨髓般的刺痛。幾年前他還記得謝府的那次壽宴，那個女子瀟灑爽快、明媚如春，這才多久的功夫，怎麼就死了呢？

男子想起了那日的盛事，思慮了好久才終於接著吩咐，「想辦法尋到她的屍骨，找個地方好好的安頓她。」

或許他這輩子唯一能為她做的事就是如此了。

僕人答應著便去了。

又過了一些時日，一輛馬車在黃泥路上快速奔馳，等到了一處有山有水、風景如畫的地方，馬車終於停了下來。

來人從馬車上下來，他的腿腳不大方便，拄著拐慢慢的走著，一直到了那座新建不久的墳堆前，他才停下了腳步。

墳頭上還沒有長出青草，面前雖然也立了個石碑，但碑上並沒有鐫刻任何的字。

男子久久的佇立在那裏，時隔多日，沒想到再見已經陰陽相隔。墳中的女子或許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他那些不曾說出口的話這輩子再沒有機會說了。

男子將幾朵新摘的山茶花整齊的擺放在墓前，雖然已不知過了多少年月，但他依舊清楚的記得，那天她穿了條石榴紅裙，她的頭上就簪著這樣火紅的山茶花……

第一章 大難不死的新娘

謝若儀死了，在十七歲這年、在即將成為荀紹妻子的前兩個月，謝氏一族坍塌、家族蒙冤，她自幼受謝家祖訓長大，就這樣死了，她好不甘心。

就在她的一縷幽魂遊蕩的時候，只見一個身穿大紅嫁衣的女子朝她走來向她哭訴——

「謝姑娘，妳救救我。」

謝若儀與那人道：「我連自己的家人、連自己都救不了，如何救妳？」

紅衣女子哭得越發厲害，向謝若儀說起自己一生悲慘的遭遇。

原來那女子很是可憐，自幼沒了父母，後來跟著叔父孀娘長大，孀娘待她刻薄，在女子還不到及笄的時候就已經許了人家，如今正要嫁到隔壁縣去與人沖喜，女子迫不得已走了絕路。聽完女子的遭遇，謝若儀歎息道：「我想活卻不能活，為什麼妳偏偏要尋死，活著難道不好嗎？」那紅衣女子聽她這樣說，忙拉了她的雙手交代道：「那請謝姑娘替我活下去吧，帶著我的悲哀與不幸活下去。」

謝若儀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，那個紅衣女子說完這句就突然不見了，謝若儀急得大喊，「喂、喂，妳是什麼意思啊？說清楚！」

黑暗中謝若儀什麼也看不見，這難道就是死後的世界嗎？這裏就是陰間嗎？她到了地獄？她想要見見自己的家人，她想要見見母親！

痛！好似火燒一般的灼熱疼痛！

謝若儀被這種痛給驚醒了，她睜開眼皮，一眼就看見了插在身上的那杆紅纓槍，血順著紅色的穗子和槍身流了出來，落在大紅色的衣裙上，一點一點，像是開了一裙的紅花。

她眉頭一皺，將身上插著的那杆槍拔了出來，體內的血跟著往外冒，這讓她頭暈目眩，痛得咬牙。

謝若儀握著那杆帶著她鮮血的紅纓槍，還來不及多想，轎簾就被人大刺刺的掀了起來，外面站著一個身長七尺的大漢，手裏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衣袖挽到了胳膊上，露出了碗口粗細的大胳膊，上面佈滿了汗毛。

「就知道這裏還藏著一個嬌滴滴的新娘子，呀，小娘子別怕，哥哥來救你了。」大漢說著便要伸手去摸謝若儀的臉。

她緊握著手裏的那杆槍，抵緊了嘴唇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氣，直直的朝那人的胸口刺去。

「妳這小娘子好生潑辣，敢暗算大爺……」大漢的話還沒說完，身子就往後一栽倒在了地上。謝若儀看著倒在不遠處的男人，心跳得好快，彷彿要立馬跳出嗓子眼似的，她慢慢的收攏了手，身子顫個不停。

她自幼跟著哥哥們學騎射、學劍法，然而今天卻是第一次殺人！

她慢慢的出了轎子，這深山的山坳寂靜得可怕，連一聲鳥叫也沒有。

這時候後面的馬車傳來了聲音——

「箱子太重了，搬不動。」

另一個男人的聲音說：「搬不動就撬開，有什麼值錢的就拿什麼。」

還有同夥！

謝若儀將轎子邊倒下的那個大漢手裏的刀奪了過來，緊握在手上。

在後面搶劫的山賊叫道：「老五？」

發現老五沒有回答，便有人跑到了花轎前，一眼就看見了手持大刀的新娘子。

「妳……妳殺了老五！」那人見新娘子手裏拿著刀，又見老五就倒在地上，不由驚呼。

謝若儀冷漠的看了來人一眼，沒吱聲，只將手裏的刀握得更緊了。

「臭娘兒們妳竟然將老五給殺了，老子要替老五報仇……」

說話的這個漢子是個瘦竹竿，手裏握著一根齊眉棍，準備教訓教訓這個娘兒們。

謝若儀已經擺出了接招的架勢，雖然握著刀的手顫抖不已，但父兄的教誨猶在耳邊，在棍子落在身上時，她那一刀就揮了出去，順勢破了對方的招。

只是這副身子根本就跟不上她的腦子，這一刀下去，偏了，只劃破了那人左胳膊的衣裳，一點準頭也沒。

「三妹，妳腳不穩，身體是虛晃的沒力氣，揮出去的招數也是虛的，調整一下站姿……」

七哥曾經的教導猶在耳邊，謝若儀大口大口的喘氣，可是每喘一下，那處傷口就被生生的拉扯，痛得她冷汗直冒。

她沒有什麼力氣了，要戰、要逃都不可能。

眼下到底是什麼情況謝若儀也弄不清，她只想活下去，或許活下去的機會只有一次，就算只有一次，她也要試一試。

謝若儀雙手握刀，做好了防禦的姿勢，當棍子就要再次落在身上時，她一刀給打掉了，很快又是一招，這一次她終於沒有砍偏，隨著那觸目驚心的鮮血從那人的衣服暈染開來，那人也應聲倒下。

謝若儀終於支撐不住，重重的倒在了地上，在閉上眼睛的前一刻，她彷彿聽見了地上傳來了噠噠的馬蹄聲。

「謝良貴勾結外敵，侵犯我大楚土地，燒殺搶掠，罄竹難書。如今證據確鑿，還請陛下旨處置謝氏一族，若不處置，只怕難以服眾。」

「傳旨下去，謝家男丁全族抄斬，女眷全部沒入教坊司，世世代代淪為賤籍永世不得翻身……」這道旨意讓顯赫一時的謝將軍府頓時坍塌，那一聲聲淒厲的叫喊充滿了無盡的絕望和悲痛。謝若儀被帶走之前她聽見了母親投井的消息，她記得花園的那口古井旁長了一棵丁香樹，據說比古井的年紀還大。

小時候她跟著哥哥爬到那棵樹上玩耍，那棵樹每到春天就會開了一樹紫色的花朵，哥哥們會用力搖晃著那古老的樹幹，花瓣紛紛落下，她就在樹下扯著衣兜，去接滿天飄落的紫色花雨，可惜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……

謝若儀在睡夢中彷彿又看見了漫天無邊無盡的紫色，然而卻從粉紫漸漸轉成了深紫，深紫的影子在輕輕的晃動著。

「妳終於醒了。」

誰在和她說話？她還活著？

謝若儀努力了幾下，終於睜開眼睛，一眼就看見床邊坐著一個身穿紫色短褐的男人。

這男人二十左右的樣子，頭髮都挽在頭頂，用一根木笄固定住，生得倒是濃眉大眼、極有氣勢，肌膚因為常年的風吹日曬顯得有些黧黑。

他救了自己？謝若儀本能的有些警戒，被窩裏的手已經悄悄握成拳，身體立馬進入到了防備的狀態。

「妳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嗎？」

謝若儀哪裏知道，她搖搖頭。

那人又說：「三天，妳整整睡了三天三夜。大夫都說妳沒得救了，沒想到還是把命撿回來了。醒了就好，安心養病，傷口會慢慢好起來的。」

他的聲音聽上去鏗鏘有力、中氣十足，氣息十分平穩。

那男人交代完，見她醒了也不好一直坐在床邊，便站了起來和謝若儀說：「妳的身體還沒恢復過來，還是養著吧，我就不打擾妳休息了。」

說完男人便往外走去，謝若儀暗忖，此人身量頗長、長手大腳，體格健碩，用習武人的眼光來看便知是個好苗子。

男人走到門邊，突然扭頭對謝若儀問了一句，「在下宋勁飛，姑娘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她是誰？她是謝若儀，可謝若儀已經死了，死在了那些獄卒的鞭子下，那她又是誰？

謝若儀答不上來，但那個紅衣女子的模樣突然闖進她的腦海裏，她看見了紅衣女子悲涼的一生，也聽到了她的要求，那她現在到底是謝若儀還是紅衣女子？

她回答不了男人的話，嘴唇緊抵什麼也沒說出口。

宋勁飛見女人不說話也沒有勉強，抬步出去了。

謝若儀直直的躺在這發硬的床板上，漸漸的，胸口的疼痛越來越明顯，她回想起昏迷前的那一幕——她身子被槍刺過，當初流了那麼多的血，以為自己活不成了，可她到底命大，還是活了下來。

這是上天給她的機會，不管她現在是誰，只要她還記得謝家的事，她就要勇敢的活下去，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。

「我把身體給妳，妳替我活下去吧，帶著我的悲涼與不幸活下去。」

彷彿聽到夢中的紅衣女子朝自己拜別，謝若儀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大夫，你看她的傷恢復得如何呢？」

跟前的老大夫仔細的把了脈，道：「得看她自身的體質，體質強的興許不出兩個月就太好了，體弱的也許兩三年也不能好全，將來還會落下病根，影響一輩子。我能力有限，只能按照自己能想到的辦法去醫治，若怕耽誤病人的病情，給她再請個高明的大夫來看看。」

老大夫說完話，收拾東西就準備離開了。

「大夫、大夫，你真的不給治啦？」

「另請高明吧，老夫能力有限，怕給耽誤了。」

這位老大夫連診金都沒要就走了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謝若儀依稀聽見了宋勁飛與大夫的對話，她身上滾燙得很，那是傷口在惡化的信號。

「能不能好起來，得靠妳自己了，我可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」宋勁飛站在床前朝床上的女人嘀咕了一聲，他還想再多說幾句，就聽得外面的人喊——

「大哥！大哥！」

宋勁飛答應一聲便出去了，出去時還順手關好了房門。

而在這段時間，不停閃現過的記憶片段與紅衣女子的拜託讓她弄明白了——之前的謝若儀死了，她現在是那個紅衣女子傅掌珠，她有謝若儀的記憶，也有傅掌珠的記憶，她現在是那個在出嫁途中被搶劫的新娘子。

傅掌珠睜開了眼，她的喉嚨乾渴得厲害，嗓子似乎能冒出煙，想要喝水的念頭驅使著她緩緩的坐了起來，然而就是一個起身的動作也令她疼得滿頭大汗。

掌珠微喘了會兒，待勻好氣息便試著下地。

傷口燒灼似的疼痛、極度虛弱的身子，這一切讓她不堪承受到了極點，每邁出一步都像是踩著刀尖在行走。

從床上到那張小木桌前原本也不過七八步的距離，然而對掌珠來說卻極其的漫長和遙遠。她張口大大的喘著氣，等到身體又逐漸適應了疼痛，這才繼續往前艱難的邁著步子。

等她總算走到了桌子旁，她伸手去拿桌上那把烏黑的小壺，壺中還有水，只是眼前連個杯子也沒有。

她將小壺拿了起來，手卻抖個不停，小壺裏的水都灑了出來，沒有一點溫度。她將小壺擱在桌上，忍著疼痛緩緩在桌前蹲下了身子，然後抬手將小壺微微傾斜，嘴巴對準了壺口，水就直接從壺口裏流出來了，落在了她快要冒煙的嘴裏。

冰涼的水滋潤著她灼熱的嗓子，她痛痛快快的喝了一氣，等喝夠了水，慢慢的直起了身子，這時候才注意到院子裏的說話聲，好奇心驅使著她緩緩往窗戶靠近，她想聽清楚外面的對話。

「東西清點好了？」這是宋勁飛的聲音。

另一個人接話道：「嗯，不過值錢的東西沒幾件，這筆買賣怕是虧了。」

「還以為能發一筆大財，沒想到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。得了，能賣就賣了，還是得換成真金白銀揣在懷裏才踏實。你和毛子商量著去辦，對了，再進城去看看還有什麼可靠的大夫給請一個回來。」

另一個人立馬問：「大哥，你真要救那個躺在床上的女人啊？」

「不救她把她帶回來幹麼？」

「你不是看上人家了吧？」

「她長得那麼好看，不行啊？」宋勁飛的聲音顯得很急促。

那個人嘿嘿一笑，接著又道：「不僅檢到了一地的財寶，大哥還檢回來一個老婆，這一筆真划算。」

「話多，你快去找毛子做正事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又聽宋勁飛問道：「才聽出哪家的新娘子丟了嗎？」

那個聲音道：「大哥別急，很快就會有消息了。」

院子裏再沒說話的聲音，看樣子另一個人已經走了，掌珠擔心宋勁飛回來房間，她趕緊摸索著一步步走回了床前，拉過被子依舊躺好。

傷口的疼痛讓她滿頭大汗、氣喘吁吁。

很快的，門開了，她閉上了眼睛假寐。

腳步聲傳來，一直走到了她床前，停留了片刻，最終也沒說什麼便轉身出去了，再次關好了門。

掌珠這才睜開眼，大大的鬆了一口氣，盯著頭頂的灰色帳子看，帳頂被縫補了好幾處補丁，最大一處的補丁比巴掌還大，此刻的她半點睡意也沒有，在琢磨這個宋勁飛是什麼人。

當務之急便是要活下去，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，將來才能進京，才有機會訴說謝家蒙受的不白之冤，她要趕快好起來回傅家去，以那個紅衣女子的身分活著，她要先站穩腳跟，才能談以後。

天色漸近黃昏時又來了一個大夫給掌珠看病，這個大夫話不多，就是宋勁飛主動問大夫掌珠的病況，那大夫也不大開口，默默開了張方子，交代了兩句收了錢就走了。

宋勁飛接著讓人去抓藥，在睡覺前掌珠喝到了新的藥，藥又苦又澀，不過她知道這對她的身體有好處，還是眉頭都沒皺一下就喝得一乾二淨了。

看她極配合的模樣，宋勁飛眉目舒展的和掌珠說：「姑娘好好保重，我們不急，慢慢的養。」掌珠沒有吱聲。

宋勁飛又探尋似的望向掌珠，又問了一句，「還沒請教姑娘高姓大名？」

掌珠防備似的看著他，並沒有說話。

宋勁飛心裏一沉，暗道看著好生標緻的一個小娘子，莫非是個啞巴？心中直叫可惜了。

等了一會，見掌珠始終很是安靜，料想著不會有什麼事便出去了。

他正要走到別的屋子時，卻見顧同回來了，正是之前在院子中說話的男人。

「大哥，打聽到那新娘子的來歷了。」

宋勁飛眉毛一挑，和顧同說：「屋裏說話。」

他與顧同進到隔壁屋子，裏頭漆黑一片，連一盞油燈也沒有點，只有門開著，外面微弱的光亮就從門口照射進來。

宋勁飛站在桌前，一手撐在桌上，並沒有坐下，他偏頭看向了顧同，顧同就站在門前，彼此的臉都看不大清楚。

「你都打聽到什麼情況？」

顧同忙道：「知道是哪家人丟的新娘了！」

宋勁飛壓低了聲音說：「小聲一點。」

他示意顧同將門關上，屋子裏越發的黑暗，伸手不見五指。

「現在你說。」

顧同知道宋勁飛的顧忌，因此也壓低了聲音和他道：「恆通典當大哥知道吧？」

宋勁飛道：「嗯，作為普定縣的子民怎麼可能不知道，莫非這新娘子是恆通典當尹家的？」

「是啊，據說尹家要娶親來著。」

宋勁飛立馬覺得不對勁，道：「不對啊，那尹家也是普定極有頭臉的人家，要娶親的話不知會擺怎樣的排場，怎麼可能才這麼點東西和人馬？我們到的時候就新娘子一人，尹家的人好像一個都沒看見？」

顧同又繼續說：「聽說娶親的是尹家那病得快死的尹三爺，這新娘子是送去給那尹三爺冲喜的，這不新娘子還沒到尹家，聽說那尹三爺就死了，於是尹家人撇下新娘子自己回普定，新娘子半道上才遇見了這樣的事。」

「是個望門寡？」宋勁飛覺得有些晦氣。

顧同點點頭，「我打聽到的結果是這般，所以大哥，接下來該怎麼辦？」

宋勁飛覺得頭疼，他沒料到這事會這般複雜，原以為是哪家的新娘落跑，被他們給救了回來，送回去的時候定能狠狠要一筆錢，他們哥仨以後做什麼營生也就不愁了，哪知事實卻是這樣的情況。

尹家撇下了新娘子，如今看來不能將新娘送到尹家去，尹家正在辦喪事，他們去的話可撈不

到什麼好處，肯定還要怪他們多管閒事。

官商勾結，他們惹不起經商的，更不敢惹當官的。

宋勁飛想了想，道：「再去打聽下哪家丟了姑娘，看能不能把人給送回娘家。」

顧同笑道：「我還以為大哥要把那嬌滴滴的新娘子留在身邊。」

宋勁飛皺眉說：「望門寡的命都硬，我可不敢接手。」

躺在床上的掌珠完全不知兩人的對話內容，此刻的她正被身上的傷口折磨著，完全睡不好。躺著躺著，她索性坐了起來，出了一身虛汗，裏衣貼在身上只覺黏糊糊的，一點也不舒坦。她身上的衣袍不知是從哪裏找來的一套農婦穿過的衣裳，空蕩蕩的掛在身上，補丁蓋補丁，衣裳原本的顏色早已看不出來，但此時的她也沒心思挑揀，只覺得喉嚨又如火燒，全身熱得厲害。

她費力的下地，想去喝桌上的水，一步一步挪著步子，好不容易走到了桌前，她扶著桌子大大喘息了一回，接著伸手去提茶壺。

她的手還是抖個不停，水灑了出來不說，連桌上才被拿進來的杯子都被她的衣袖一掃，落到地上摔個粉碎。

這種身體狀況，她想要喝一口水真不容易，掌珠沮喪極了。

而原本在屋內密談的兩人聽到了這邊的動靜，宋勁飛很快就推門走了進來，卻見掌珠站在桌前極為狼狽的模樣。

宋勁飛一擰眉，問道：「傅姑娘妳要做什麼？」

他知道自己姓什麼了，他是打聽到自己的來歷了吧，接下來他會怎麼做？

見掌珠不發一語地看向自己，宋勁飛這才想起跟前這個女子是個啞巴，走上前道：「妳要喝水嗎，我給妳倒。」

宋勁飛出去重新取了一個土陶碗，然後替掌珠倒水，他給掌珠倒了半碗，掌珠自己端了過去，即便壺內的水依舊冰涼，她仍大口大口的喝了個痛快。

喝過水，掌珠又坐著休息一會兒，似乎有點力氣了，喉嚨也不乾不痛了，她再次看了宋勁飛一眼，說道：「這位大爺，幫我個忙吧。」

宋勁飛頓時驚訝得嘴巴都合不上了，他有些口吃的問掌珠，「妳、妳……不是……啞巴？」

「我當然不是啞巴，所以請大爺幫小女子一個忙，小女子不勝感激。」掌珠說著便起身朝宋勁飛盈盈下拜。

「姑娘有話請說。」宋勁飛只覺得跟前這姑娘非常好看，讓他有些移不開眼睛。

「請大爺送我回陽縣的傅家。」到現在，她已經完整的繼承了傅掌珠的記憶，此刻她是謝若儀也是傅掌珠。

「姑娘是陽縣人？」

「嗯，陽縣傅家的。大爺恩德，小女子一定會告知家中，讓叔父和孀娘向大爺奉上謝禮。」

雖然此刻的她很清楚她叔父傅朝先是個窮官，孀娘章氏又是個摳門的，但目前她只有這麼一個去處。

宋勁飛怔怔的看著掌珠，突然覺得這個姑娘縱然有一副好容貌，然而也是個薄命的人。

「我……考慮一下。」宋勁飛並沒有立刻給出答覆，丟下話就出去了。

經過一夜的休息，掌珠的情況比較穩定了，雖然傷口依然疼痛，身上依舊沒有力氣，但她似乎漸漸適應了這副破爛的身體，也在努力讓自己儘快的恢復過來。

早上醒來的時候，見桌上多了一套疊得整整齐齊的衣裳、一雙新鞋，旁邊還有一把梳子、一支尋常的烏銀簪。這些東西興許就是馬車箱子裏她的陪嫁物。她自己將衣服換了，梳了頭，簡單將頭髮挽在腦後用簪子固定住。

半晌後，宋勁飛送了一盆熱水進來，掌珠彎腰便要洗臉。水面輕輕晃動，映出了她的模樣，她看著水中那張臉愣住了片刻——如此陌生的一張臉，和謝若儀是那麼的不相似。

但她沒有說話，靜靜洗過了臉，一直站在一旁看她洗臉的宋勁飛又從袖子掏出一個盒子來，遞給了掌珠。

「喏，這個給妳。」

掌珠不知這是什麼東西，接來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盒紅豔豔的胭脂，透出柔柔的茉莉花香氣，好聞極了。

她嗅著熟悉的味道不免心裏一痛，想起母親親手養的那兩盆茉莉來，小時候母親還用針線串了潔白的花朵給她玩。

掌珠最終沒用那匣胭脂。

宋勁飛暗自打量著換了新衣裳的掌珠，心頭似有千言萬語，然而竟不知該如何表達，只冒出來三個字——真好看！

第二章 回到傅家

另一邊，顧同也已將掌珠娘家的情況給摸清楚了，他一回來就找了宋勁飛。

「這下麻煩了，新娘子是官老爺家的女兒，不，或許該說是侄女更恰當，她叔父是個典史，雖然是個不入流的小官，可畢竟是官場上人，不好惹啊！」

顧同當下便建議，「大哥，不如我們扔下這新娘子自己走吧，就不管她了，我可不敢和官府的人打交道。」當真是個麻煩。

宋勁飛揚眉道：「她現在怕只剩下半條命，如何能自己回陽縣去？」

顧同聽著宋勁飛話裏意思，道：「大哥，你不會真的打算將這女子送到陽縣去吧？哥幾個都是有案底的人，大哥你身上背的案子可比我們幾個都要嚴重，那傅家去不得！」

「那你說怎麼辦？」

顧同道：「我看乾脆別管了，我們救了她一命還給照顧了幾天吃喝，又給請大夫看病買藥，已經對得起良心了，現在扔下她走了也無可厚非。我說大哥，在這時候你千萬不能心軟，更不能見色忘義，別忘了那新娘子雖然是個美人，卻是個大麻煩，不能惹！」

不久毛子回來，他和顧同是一樣的想法，都認為他們做得差不多了，就算將傅掌珠半路撇下也對得起她了，至於後面是福是禍，得看傅掌珠自己的造化。

眼見兄弟都這麼說，顧同的話宋勁飛還是聽了進去。

而掌珠則在努力康復，只是她曾身受重傷、失血過多，如今又得不到很好的醫治，恢復起來十分的緩慢。

又是一天過去，掌珠見這些人沒有動靜，宋勁飛的兩個兄弟又經常偷偷躲到一處嘰嘰咕咕的

商量著什麼，她便有一股不祥的預感，開始擔心宋勁飛就這樣扔下她不管。

倘若沒有受重傷就罷了，她也不需要求人，可如今連走路都困難，她寸步難行不說，陽縣對她而言更是到達不了的遠方。

暮色四合，屋裏漸漸昏暗下來，掌珠坐在桌前並沒有點燈，她在等待宋勁飛過來。

等了一陣子，宋勁飛終於來了，此時屋子裏已經沒什麼光亮，他進門時差點踢著了門檻，「屋裏這麼黑，怎麼不點燈？」

掌珠坐著沒有動，指抬頭答道：「我的請求，大爺考慮得如何呢？」

宋勁飛道：「傅姑娘妳還沒有痊癒，要趕路的話怕是不成。」

傅掌珠又說：「勉強支撐一天問題應該不大，我不想死在這裏，所以請你帶我回陽縣。」

她言語哀傷，又那般的懇切，這使得鐵石心腸的宋勁飛心裏突然一軟，含糊的說：「妳覺得沒問題的話，那麼明天我們就走吧。」

傅掌珠一聽宋勁飛願意送她回去，心中微喜，對宋勁飛連連道謝，接著又拔掉了頭上的髮簪遞給宋勁飛。

「我身上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這個當做你們幾日來辛苦照料的酬謝吧，將我送回家後我會好好的和叔父說，讓他付你們酬勞。」

宋勁飛擺手說：「什麼酬勞我們也不敢要，我們可以把妳送到陽縣，但哥幾個就不去傅家了，我們和官場裏的人八字不合，所以也要請傅姑娘自求多福。」

對於宋勁飛的安排，掌珠依舊表示謝意，只要能進陽縣後面就容易了。

宋勁飛收下了那根烏銀簪，在佔了傅掌珠那些嫁妝的同時又收下了這根簪子，對他而言並不覺得心裏有愧，只覺得都是自己應得的。

接著他去和兄弟們商量，「毛子、顧同，你們倆明天想辦法弄輛馬車回來。」

顧同知道他大哥這是要離開這裏，便說：「大哥莫非還是想將那個新娘子帶走？」

「別無他法。我們也拿了人家的錢財，就順便將她送到陽縣吧，不去傅家打擾，也不去要什麼酬謝。以後就各不相干了。」

顧同一聽，忙說：「大哥，這和說好的不一樣！」

毛子也不同意，「大哥，何必再將這個麻煩帶在身邊？莫非你真的捨不得人家，一時心軟？」

「我就是心軟了，她一個姑娘家遭受了這麼大的變故，幫一把怎麼了？以前我們是做了許多壞事，偶爾做一件好事也沒什麼吧，就當是為以後積德。」

顧同和毛子面面相覷，他們大哥這次真不痛快。

宋勁飛是個粗人，遇到矛盾紛爭時不喜歡講道理，在他看來誰的拳頭硬就是大道理，因此他對兩個兄弟說：「你們若有不滿，還是來決個勝負吧，誰贏就聽誰的。」

當下毛子連忙說：「大哥，我們怕了你，你說怎樣就怎樣。行了，這事就算定了。」

顧同也不敢和宋勁飛較量，宋勁飛可是打架的能手，就是他們兩個聯手也傷不了宋勁飛半點，只好認輸。

「你們沒有意見，那麼明天一早弄輛馬車來，儘早處理完此事，我們也好做點別的，不用在這裏繼續耗下去。」

兩人只好答應下來。

當晚各自無話，暫且安頓。

這一夜掌珠依舊睡得不踏實，後半夜她又開始發燒，人渾渾噩噩的，傷口正在進一步的惡化，她沒時間了，必須立馬回到陽縣接受治療。

隔日稍晚，掌珠簡單梳洗了一番，略吃了點東西，走路依舊不穩，但她還是堅持出了門。只見溫暖的太陽照著大地，雖然枝頭上沒什麼綠意，但風是極溫暖的，一點也不刺骨，春天已經到了。

她的春天呢？只怕永遠不會來了，她的人生只會渡過一個又一個的寒冬。

另一邊，顧同和毛子門路多，兩人真的想辦法弄來一輛馬車，宋勁飛見掌珠走路不穩，便要伸手攙扶她。

掌珠謝絕了，而在上車的時候需要踩著凳子往上爬，稍稍一用力傷口就被扯得疼痛，興許又裂開流血了，她仍強忍著疼痛爬了上去，扶著車壁坐好。

顧同和毛子坐在車前輪流駕車，顧同讓宋勁飛坐車內去。

宋勁飛想著男女同處一室有些不自在，顧同還笑著推了他一把。

「大哥，你什麼時候也變得跟個娘兒們似的扭捏起來？你要是不願意過去，臉皮薄，我臉皮厚願意和你交換，你來駕車。」說著丟了手裏的鞭子就要轉身。

宋勁飛卻沉下臉說：「你那不叫厚臉皮，叫死不要臉。」

他終於還是進到車內，卻見掌珠有些不自在的往角落挪了挪，於是宋勁飛也乖乖的縮在另一個角落裏。

這男女單獨共處在如此狹小的地方，對宋勁飛來說還是頭一次，他緊張得手腳不知該往何處放，自己沒讀過書，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生怕冒犯到了跟前這嬌滴滴的官家小姐。

車子緩緩的開始動了，宋勁飛見掌珠癡癡的看著外面的風光，卻眉頭微蹙，一臉的冷峻，不免猜測她心裏到底在想什麼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他才試著問了一句，「傅家有幾位姑娘？」

此刻的掌珠卻置若罔聞一般，根本就沒有聽見宋勁飛的問話，宋勁飛見狀也不再開口。

三人護送掌珠一路回去陽縣，從出發地到陽縣不過半天的路程。

這一路走來，掌珠坐在車上都沒有下過地，宋勁飛起初還會主動搭話，但掌珠懨懨的根本就不開口，他也顯得很是無趣，因此之後就不怎麼開口了。

此刻就聽得顧同和毛子在那裏閒聊，顧同又在吹噓他曾經去妓院遇到過的一個女人多麼的會伺候人、如何的溫柔、技術如何的好，其中不免夾雜一些市井間粗鄙不堪的話，汗言穢語的，足以讓一個大姑娘面紅耳赤。

宋勁飛擔心那些粗鄙之語汙了掌珠的耳朵，掀了車簾子和顧同說：「好好駕你的車，別成天就知道吹牛，你有什麼能耐我還不清楚？注意點影響。」

顧同見宋勁飛不高興，往內瞥了一眼，卻見車內的美人根本就沒注意到他們在談論什麼。

宋勁飛呵斥了兩句後依舊坐好，和掌珠說：「兄弟們平時粗俗慣了，怕汙了姑娘的耳朵，我已經訓過他了，再也不會胡說八道。」

然而掌珠依舊兩耳不聞窗外事，只沉浸在自己的悲傷世界裏，對周遭的事根本就漠不關心。看著掌珠冷漠的樣子，宋勁飛完全猜不透這個女人的心思，只覺得她長得嬌美，猶如一件珍寶，可惜是件他無法擁有的寶物。

走了一下午的路，終於看見城郭，陽縣的縣城就在眼前。

見到城門後，掌珠主動要求他們停車，表示要下車。

宋勁飛見她走路都費勁的樣子不免充滿了擔心，「傅姑娘妳沒事吧？」

掌珠下車站穩後，煞白著一張小臉，虛弱的說道：「沒事，多謝大爺們送我回來，後會有期。」

她微微的福了一禮，說完隨即往城門的方向走去。

她狀況不好，不過憑藉一股韌勁支撐著自己努力向前行。

宋勁飛並沒有讓兄弟們立刻掉頭，他坐在車上目送掌珠遠去。

顧同見狀和宋勁飛說：「大哥，你要是後悔的話，現在去追應該還來得及。」

宋勁飛卻突然道：「她是天上潔白的雲，我是地上的汙泥。」

毛子聽後笑道：「倒沒那麼誇張，憑著大哥的本事，想要什麼樣的女人沒有，一個小小的望門寡難道還攀附不上？大哥也太輕視自己了。」

宋勁飛無奈的笑笑，就算人家是望門寡，名聲沒那麼好聽，但也是官宦人家的姑娘，他不過一個地痞無賴而已，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，更何況也是自己先嫌棄對方命硬的。

他搖搖頭，不再去妄想那些不切實際的東西，將那個女人的身影給忘到了腦後。

「大哥，接下來我們怎麼辦，還是回普定嗎？」

宋勁飛猶豫了一會兒才道：「進城去。」

毛子和顧同吃驚的望著宋勁飛，顧同道：「大哥，你瘋啦？」

「什麼瘋呢，現在再往回趕，我們夜裏在哪裏落腳？還不如進城去住一晚。」

掌珠拖著破敗的身子一步步的走進了陽縣，這是那「傅掌珠」生活了十年的地方，她希望能養好身體從這裏出發。

陽縣不算太大，掌珠憑著腦中的記憶慢慢走進了傅家所在的那條長巷，天上的墨雲將最後一絲亮光也給吞沒，她一手扶著牆，緩緩前行，等到了目的地，身體已極度虛弱、用盡了最後的一絲力氣，她立於那扇漆色已經斑駁的側門前，輕輕叩響了門上的銅環。

裏頭聽見門上傳來了聲音，立馬高聲問道：「誰啊？」

等了一會卻只聽見風吹過的聲響，哪裏有什麼動靜，朱孀子暗道莫非剛才是聽錯了不成？她滿心疑惑，還是走到門口，打開了門，卻赫然看見外頭倒著一人。

朱孀子很是吃驚，馬上就要晚上了，光線不大明亮根本就看不清地上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她忙叫了一聲，「老朱，快來！」

她丈夫朱文忠聽到聲音趕緊過來，兩人合力將倒在門口的人給抬進了屋，女兒知秋點了燈盞過來，這一看所有人都吃驚不已——這不是失蹤了好幾天的傅大姑娘嗎？怎麼獨自回來了還暈倒在門口？

朱孀子吩咐知秋好好照看掌珠，就急忙跑去告訴上房裏的老爺和太太。

此時章氏正在看兒子傅限寫字，傅朝先則在書房裏看書。

對於掌珠的事夫婦倆已經完全放棄了，尋了幾天沒有見到人也沒見到屍體，都認定掌珠要不是被人擄了，就是在什麼地方被殺害了。

「太太，大事、大事！」

章氏見朱孀子這般匆匆忙忙的有些微怒，怪她打擾了兒子寫字，皺著眉問道：「什麼事這樣心急火燎的？」

朱孀子道：「剛才奴婢聽見側門有響動，跑去開門，太太您猜怎麼著？」

章氏是個急性子，她可沒耐心和朱孀子玩猜謎遊戲，催促道：「有話妳就快說吧。」

「奴婢打開門一看，卻見大姑娘倒在門口，太太您快隨奴婢過去看看吧。」

章氏吃驚不已，忙問：「大姑娘？大姑娘回來了？」

朱孀子道：「正是大姑娘，錯不了。」

章氏暗道，那傅掌珠已經丟了好幾日，怎麼又突然出現了？她按下疑惑就要跟朱孀子過去，傅限這時候問了一聲——

「大姊回來了？」

章氏摸了一下兒子的腦袋，說道：「你寫你的字吧，不關你的事。」

傅明月聽見了屋裏的談話也急不可耐的跑了出來，「姊姊回來了，在哪裏？」

於是章氏便帶傅明月去了朱孀子他們住的屋子。

而傅朝先也聽說了侄女回來的事，也追在後頭趕去朱氏夫妻的屋子。

章氏一進門就見傅掌珠躺在床上，雙目緊閉，不過幾日的功夫，整個人已經瘦了一大圈，她心中稍定，上前喚道：「掌珠，掌珠！」

掌珠卻陷入昏迷中，根本就聽不到章氏的呼喚。

章氏暗道，莫非已經沒命了？

她伸出了手顫巍巍的試了掌珠的鼻息，雖然很微弱，但仍能感受得到呼吸，便和傅朝先說：「看樣子掌珠是病了。」

傅朝先雙眉緊鎖，道：「我讓人去請個大夫來給她瞧瞧。」

之後朱孀子和章氏合力將掌珠搬回了她以前住的屋子，傅明月則幫忙鋪床疊被，好讓姊姊儘量睡得舒適一點。

可這樣大的動靜掌珠都沒有醒過來，章氏坐在床邊看著昏迷不醒的侄女，愁道：「這孩子醒不過來，也不知有沒有救？」

傅明月聽了這句話，忍不住捂了嘴嗚嗚的哭了起來。

章氏見狀和女兒道：「妳哭也沒用，還是想想以後該怎麼過吧。」

看著掌珠的臉，章氏心中卻充滿焦慮，好不容易將掌珠送出家門，還以為將來他們傅家能夠依靠尹家，想著靠掌珠看顧一下弟弟、妹妹，哪知事情竟然會糟糕到如此地步。

現在掌珠生死不明，不過就算活過來了，以後只怕也艱難了，想必用不了多久整個陽縣都會流傳掌珠命硬，先是剋雙親接著又剋夫的謠言，到那時候再要給掌珠說親就更難了，望門寡的名聲還不如寡婦呢。

章氏是不希望掌珠被救回來的，在她看來，掌珠活著會被聲名所累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

而傅朝先親自去請了個大夫來給掌珠看病。

大夫到達後隔著帳子給掌珠把了脈，他連連搖頭說：「病人虛弱得很，只怕很難，要不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。」

說完不願意給掌珠看病，起身就要走，傅朝先忙拉住了他。

「陳大夫，你給她看看吧，天這麼晚了，好多醫館都關門了，別的大夫也不好請，我們家大

姑娘只怕耽擱不起了。」

陳大夫道：「可她確實很虛弱，我可沒有把握能治好她。」

章氏開口道：「治不好也沒關係，只要盡力就行，先給看看吧。」

章氏想的是他們盡到了自己的職責，至於能不能好，完全靠掌珠自己的造化。陳大夫只好又回身繼續給掌珠診治。他覺得這脈象不好，便提出要求要看看掌珠的臉。

章氏絲毫不忌諱，揭了簾子讓陳大夫看。

陳大夫看了一眼掌珠，滿臉的病痛，又翻了眼瞼看了眼睛、看了口中，最後問了一句，「姑娘可受過什麼外傷嗎？」

章氏和傅朝先都是一臉迷茫，他們並不清楚掌珠身上發生了什麼事，最後傅朝先想了想說：「興許受過什麼傷吧，不如太太替她檢查一下。」

章氏只得又放下了帳子，解了掌珠的衣衫看去，她的目光很快被掌珠身上那塊被紗布包紮的地方吸引了，不禁驚呼了一聲，「有傷，在身上，被包紮過了，但好像並沒有止住血，紗布都染紅了。」

陳大夫趕緊道：「那我開一些止血療養的藥試試看，不過能不能好我也不敢保證。姑娘虛弱得厲害，之前應該失血過多又失於調養，能撿回來一條命已經是萬幸。」

傅朝先皺眉道：「讓大夫費心了。」

陳大夫斟酌著如何用藥，等開好了藥方，朱文忠連夜跑了一趟去買藥。

傅朝先走出了侄女的閨房，讓侄女遭遇了這麼多的事，他突然覺得有些愧對已故的大哥、大嫂，如今只好祈求大哥、大嫂保佑他們女兒能夠順利渡過這一劫。

章氏覺得掌珠晦氣，也不願意再多費心思，吩咐朱嬸子和知秋守著掌珠就回了自己的屋子。傅朝先負手站於窗下，看著窗外發怔。

「老爺，您也別太難過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能不能過這一關，看她自己的造化，原本我們都以為她丟了或是死了，沒想到還能找到路回來，這已經是老天保佑了，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老天的意思了。」

傅朝先愁眉不展與妻子道：「含英，我們要竭盡全力的救她，人不能死在我們手上，不然我沒法和兄嫂交代。」

章氏歎息道：「救是要救，能不能救活就兩說了，你也聽見了陳大夫的話，再有我們家……老爺，她這病要想好還不知要花多少錢，我們家可沒那麼多的錢給她醫治。」

傅朝先如今雖然是朝廷官員，可一年就那麼一點俸祿，供著一家吃喝已經緊巴巴的，家裏又沒別的營生，如今再養一個病人哪裏養得起。

「先給醫治著，錢的事……我再想其他的辦法。」

章氏聽了有些不高興，為了一個孤女，難道要將他們家所有的錢財都搭上去？之前還指望著掌珠能給家裏帶來一筆財富，沒想到還要倒貼這麼多，只怕是個無底洞，以後不知要往裏面填多少？

想到這一層她心裏不免有些埋怨，那傅掌珠死在外面也好，死在尹家也好，就不該再回來，到頭來還連累他們家，可真是個掃把星！

另一邊，朱嬸子讓女兒熬了藥，按照大夫吩咐的外敷內服，悉心照料著掌珠。

傅明月也在一旁守著，她看著朱嬸子將掌珠傷口上的紗布解開，紗布覆蓋下的那一處傷口血

肉模糊，還在往外不住的滲血，頓時捂了嘴不忍再看。

朱孀子也抹了一把眼淚，哽咽著說：「大姑娘遭了大罪，這麼大的傷不知多麼的痛，流了多少的血。」

她灑藥粉的手抖得厲害，那些藥粉一部分落在褥子上。

知秋拿了乾淨的紗布來，朱孀子哆嗦著替掌珠重新包紮了。

然而掌珠依舊沒醒，朱孀子心疼不已，「好姑娘，您受累了。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最險最難的關過去了，從今往後都是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的了。您要快些好起來，老爺和太太也才能安心哪。」

可惜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少女並沒有聽見忠僕的話，此刻她的夢裏全是謝家遭難那天的事。

第三章 救命恩人惹麻煩

「姊姊！姊姊！」

這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，聽著像是胞妹若蘭的聲音，謝若儀答應了一聲，便高聲問道：「若蘭，妳在哪裏？」

「姊姊，姊姊！」

臉上有什麼溫熱的東西，掌珠掙扎著終於睜開了眼睛，就看見了一雙清亮的眼眸，不是若蘭，卻是個和若蘭差不多年紀的少女，少女皮膚雪白，眼睛大大的、水汪汪的，她看見了少女眼中自己的倒影。

「姊姊，妳終於醒了。」少女露齒一笑，顯得很是高興，她急忙又和掌珠道：「我去告訴娘。」

掌珠看著這個少女輕快的走了出去，她腦海裏那些紅衣女子的記憶依舊清晰，自然也認得這少女正是傅明月，是二房的妹妹，也是傅家少有真正關心掌珠的幾個人之一。

掌珠躺在那裏抬頭看了一眼帳頂，這帳頂倒不是灰濛濛的，漿洗得很乾淨，連一點灰塵也沒有，只是依舊有幾處補丁，大一些的有巴掌般大小。

她曾經是將軍府裏的嫡姑娘，母親又最疼她，生怕她受半點的委屈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樣都是最好的，她的閨房自然也精緻得猶如天宮一般。

可那樣精緻的閨房、那樣巍峨氣派的將軍府也不存在了，謝家倒了，謝家的男丁們都死了，女眷們也沒活下來幾個，她自己也死在被發賣的路上，曾經的繁華都不在了。

她想起前塵往事胸口憋悶得慌，心裏雖然難受，可她已經不會流淚了。

腳步聲雜沓而來，掌珠略偏了頭，就見傅明月走在前面，後面便是章氏——掌珠的孀娘。

章氏看上去還不到三十的樣子，個頭中等，穿了身蔥綠色的襖裙，衣服自然也不是什麼上等的好料子，樣式顯得老舊，頭髮都挽在腦後，露出了寬寬的額頭，細長的雙眼微微的上挑，眉尖有一粒小小的痣，所有的精明與市儈都流露在眼底，藏也藏不住。

章氏走了過來，見掌珠睜著一雙眼睛，都走到跟前也沒喚她一聲。

「掌珠，妳總算醒來了，我就說這白天黑夜沒日沒夜的睡哪裏行，妳叔父可愁得不得了，這下他總該放心了。」章氏說著，立馬叫來了知秋吩咐道：「去告訴妳爹一聲，讓他往衙門裏跑一趟告訴老爺大姑娘醒了。」

知秋清脆的應了聲便出去傳話。

掌珠呆呆的看著章氏，並沒有開口說話。

而章氏最關心的便是家裏給掌珠置辦的嫁妝哪裏去了，因此也不等掌珠有沒有好利索，便追

問道：「掌珠，妳人回來了，但平頭車上的東西哪裏去了？怎麼一件也沒帶回來？」

掌珠有些茫然，細細想了想才知章氏說的是那些嫁妝，她悶悶的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妳不知道，怎麼可能不知道？當初滿滿當當裝了一車，可花了不少錢置辦，怎麼說丟就丟呢？妳告訴我，那些東西到底去哪裏了，知道了地兒我好告訴妳叔父，讓他派人去尋。」

平頭車上的東西不是被那些土匪給搬走了，就是被宋勁飛一夥昧下了，宋勁飛一夥不是什麼良善之輩，但好歹救了自己一命，想到那夥人的顧忌，她也沒有將宋勁飛他們給供出來，依舊堅持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章氏見掌珠翻來覆去只會說這句話就有些惱，待要再逼問，傅明月上前阻攔說——

「娘，姊姊才醒過來，哪裏想得那麼多的事？再有姊姊受了重傷，能回來已經很不容易，哪裏還顧得上那些身外之物，您就別再追問了。」

章氏撇嘴說：「難道我就不該問啊？那一車的東西可花了我好幾十兩銀子，就這樣白白的丟了？」

掌珠靜靜聽著章氏的數落，沒有吱聲。

章氏拉下臉來和掌珠說：「妳還真是會惹事。」

掌珠聽了這話依舊不為所動，傅明月趕緊將她母親拉開，道：「娘，您還是回屋去坐坐吧，姊姊這裏有我守著，有什麼事我再叫您。」她將母親推了出去。

章氏想著明月和掌珠親厚，便和女兒囑咐道：「那妳好好問問那些嫁妝的下落，還有她這幾天到底遭遇了什麼，如何回到家的，都遇到了哪些人，有沒有受什麼欺負都問清楚。」

傅明月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您快過去吧。」

支走了母親，她回到掌珠的身邊，卻見掌珠奮力想要坐起身，憋得滿臉通紅，盡是虛汗，她趕緊走過去幫忙攙扶了一把，又將一旁的枕頭拿過來幫掌珠支在身後。

「姊姊，傷口很疼吧？」

掌珠虛弱的說：「已經不要緊了。」

「姊姊，娘她這個人妳最是明白的，刀子嘴豆腐心說的就是她，她嘴上不饒人，心裏可關心妳了，要是有什麼不當的言辭別往心裏去啊。」

掌珠怎麼可能往心裏去呢，對她而言，傅家的人和事和她沒有多大的關係，不過是暫借此處休養身體，等身體完全好了，她還有更長更艱險的路要走。

「我知道。」掌珠的聲音輕柔，聽上去也很虛弱。

傅明月見姊姊不像是很憂傷的樣子，心裏的擔心便放下了，笑著說：「之前發生了什麼已經不要緊了，能活下來就是最好的事了。」

掌珠凝望著跟前這個俏麗的少女，明月她說的對，再怎樣都是過往了，重要的是她活了下來，雖然換了個方式，但總算還活在這個世上，只要能好好的活著，總會有希望。

「妳說的很對。」掌珠讚許道。

傅明月依舊溫柔的笑著和掌珠說：「等姊姊大好了我們就出去玩，去摘花，去逛妳喜歡的布莊。」

掌珠伸出手溫柔的摸了摸傅明月的臉，明月和若蘭還真有幾分相像。

傅明月朝掌珠依舊溫和的笑著，笑容和外面的春日一樣的溫暖。

「尹家的事妳不必太介懷，還有嫁妝的事也不用太難過，我會和娘好好說清楚的，當務之急是姊姊要養好身體。」

「嗯，有勞了。」掌珠依舊凝望著明月，她和若蘭一樣，一樣的純真可愛。

傅朝先從衙門裏回來了，這些天忙著緝盜，事情繁雜又多，覺得一身的疲憊。章氏替他脫掉了官服，又親手奉上了一杯熱茶，很是殷勤周到。

「家裏有什麼事嗎？」

章氏道：「能有什麼事，老爺公務繁忙就別惦記著家裏了。」

傅朝先略休息了一會兒，接著又問：「掌珠那裏沒什麼事吧？」

「今天能出門走動了，看著倒還好。」

「尹家那邊還沒消息嗎？」

章氏道：「影都沒一個，可能還在忙著處理喪事吧。」

傅朝先想了想又道：「明天讓老朱去一趟普定，將掌珠的事和尹家說說，看看他們有什麼想法。我們掌珠這輩子不能毀在這事上，將來要嫁人、要吃飯，都是問題。」

章氏聽了丈夫的話想了半晌才又道：「老爺，你還打算讓掌珠再嫁嗎？」

傅朝先道：「不然呢，難道就讓她守著？她才多大來著，不能將一輩子都賠進去，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。」

「可是已經有人在謠傳掌珠命中帶煞了。幼年剋雙親，少年又剋夫，要想再說親，只怕難了。」

「那依妳怎麼看？要養她一輩子？」

「一輩子？」章氏吃了一驚，連忙搖頭道：「怎麼可能，我們還不知能活多少年，但限哥兒還小，她不能再拖累限哥兒了，我們養她十年已經足夠了。」

「所以說還是得把她嫁出去，先讓她把身體養好，等過陣子再請媒人給她重新說親。門第低一點、家裏窮一點沒什麼關係，重要的是對方是否健康、是否可靠。」

章氏悶悶的想，重新說親只能從那些寒門小戶去挑選，能有什麼家底，掌珠嫁過去了也是挨餓窮困，更別說幫襯弟弟妹妹了，將來只怕傅家還要倒貼好多進去。

傅朝先喝完了一盞茶，知秋隔著簾子稟道：「老爺、太太，用飯了。」

章氏攙了傅朝先走了出去，傅明月和傅限已經過來了，只是依舊不見掌珠的身影。

傅朝先連考校兒子功課的精力都沒有，匆匆吃過飯也沒回房立即睡覺，便轉身去了掌珠的臥房。

掌珠剛用過了飯，抬頭見叔父來了，忙起身福禮。

傅朝先看她精神好了不少，懸著的心總算放了下來，「坐吧，我有幾句話要問妳。」

掌珠心裏有數，點頭道：「叔父有什麼話請吩咐。」

傅朝先道：「當初在玉堂的時候尹四爺當真丟下你們不管，自己帶人就回了普定？」

掌珠點頭說是，傅朝先又問：「後來半路遇襲，妳到底是被誰給救的？」

掌珠道：「是被順路經過的農戶救了，在那家農戶養了幾天，我想著還是該回陽縣。」

「農戶，哪一家農戶？妳把那家人住什麼地方告訴我們，我們也該派人親自道謝。」

掌珠只道：「我傷得厲害，人也渾渾噩噩的，有些情況並沒有打聽清楚，所以不大記得了。」

「不記得了……」傅朝先的手突然握成了拳頭，用力的捶了一下桌子。

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倒讓掌珠驚了一跳，她卻依舊鎮定自若的看著叔父。

「可知道妳叔父最近都在忙什麼嗎？」

見掌珠搖頭，傅朝先就說：「林員外家前幾天失竊了，丟了不少金銀財寶，還有一幅傳世名畫，這可苦了我們的衙役，都在忙著緝盜。經過大家一番努力，那些竊賊我們終於給拿住了。掌珠，妳猜怎麼著？」

掌珠聽到這裏心中猛然一跳，叔父會突然跑過來問她這些，肯定有什麼狀況，她幾乎已經猜到宋勁飛一夥和這起失竊案有關，於是茫然的搖搖頭。

傅朝先暗自打量著侄女的神情，卻見她一臉茫然，像是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他也有些疑惑，說話的聲音不禁也低了兩分，「我們拷問那盜賊的時候，其中一個盜賊竟然說出了妳的名字來，還說救過妳，把情況交代得很明白，妳和我說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掌珠心裏一沉，她並不是有意要包庇竊賊，只是若沒有遇見宋勁飛一行人，她的性命早就不保了，當時就會死在那夥山賊的刀槍下。宋勁飛一夥再不是東西，對她來說也是救命恩人。

「叔父……」掌珠說著就低下了頭，決定認真和傅朝先交代這事，「之前我確實說了謊，救我的不是什麼農戶，是宋勁飛他們幾個。宋勁飛打架很厲害，打退了那些山賊，然後將我帶到一個農戶家，讓我養了幾天的傷，中途沒有餓著我也沒冷著我，還給我請了大夫看病買藥，要不是他們我早就死在那裏了。」

「老天爺，這叫我怎麼處置！」傅朝先雙手一拍大腿。

「一碼歸一碼，不過他們若能將偷來的東西都還回來的話，叔父您就放過他們這一次吧，也算是還了侄女之前的恩情。」

這事讓傅朝先焦頭爛額，他看了掌珠一眼，突然想起妻子之前抱怨過掌珠是個禍害，看來果真不假，他沒答話就出去了。

掌珠依舊獨坐在燈下，她怔怔的想著，那宋勁飛一夥個個都是好身手，幹點什麼別的不好，偏要去行竊。

之後傅朝先沒就此事再來詢問過掌珠，隔日一早知秋送了藥過來，她喝完藥，見知秋要走便叫住了她，「妳能再幫我辦一件事嗎？」

知秋疑惑道：「大姑娘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我寫了張字條，妳幫我帶出去，不過可能會有些麻煩，要是辦不了的話我再想別的辦法。」

知秋接過了字條，聽了掌珠的吩咐便出去了。

這天的天氣依舊晴好，掌珠照例要出門走動，她扶著牆慢慢的移動著，傷口的疼痛似乎減輕一些，然而走到簷下，她還是又喘了一回。

這時候她聽見院門外傳來叫門聲，家裏沒其他人，掌珠慢慢走過去開了門，卻見門外站著一個姑娘。

那姑娘看到她就跪下了，一面磕頭，一面哭喊著，「大姑娘、大姑娘，幸好您還活著啊！」

掌珠眼珠子轉了一圈，這才去拉她起來，這個姑娘她依稀有點印象，原是陪嫁丫鬟，後來卻走散了，「這些天妳上哪裏去了？」

寶雁哭著說：「奴婢被人給打暈了，好半天才醒了過來，幸好一家善良的農戶收留了奴婢，奴婢在那住了幾天，後來請了農戶去大栗灣找尋姑娘，可派去的人回來說並沒找到您。奴婢就想著應該回城來給老爺、太太報信，幸好大姑娘您自己回來了。」

掌珠讓寶雁進屋，見寶雁還穿著農家破舊的衣裳，便找了一身衣裳給寶雁換了，接著和她說：

「回來就好。」

寶雁換了衣裳，去洗了臉梳了頭，過來重新與掌珠行了禮。

「姑娘，您受累了。」寶雁又將尹家人給罵了一通，還大肆唾罵了尹海升一回。

掌珠依舊一臉的風平浪靜，對她而言，在經歷了家破人亡那樣刻骨銘心的苦痛，再不會有更糟糕的事。

而知秋到將近晌午的時候才回來，掌珠便問她，「東西可送進去了？」

知秋點點頭。

掌珠這才鬆了一口氣，給知秋道了一聲辛苦。

後面傅朝先如何處置宋勁飛一夥掌珠並沒有過問半句，自己給自己開藥，精心調養著身體，而寶雁回來後，她身邊的那些瑣事全部由寶雁接了過去。

寶雁勤勤懇懇、任勞任怨，不管掌珠吩咐什麼都能辦得很妥當，掌珠心道，這時候身邊還有一個忠僕倒是件幸事。

就這樣又過了兩日，掌珠下地走動已經沒有什麼大礙，只要別做太大的動作拉扯傷口就不會再覺得疼痛。她努力讓自己儘快好起來，典當戒指換來的二兩銀子一連抓了好幾服藥，所剩已經不多。

既然身體好轉不少，掌珠便重新調整方子，換成價錢便宜的藥，打算再養一段時日，然後靠自身慢慢恢復。

這時傅限從外面蹦蹦跳跳的回來了，手裏還拿著一根長棍在比劃，傅明月見了少不了要呵斥，

「讓你安靜在家讀書，你偏不學好，學舞槍弄棒幹麼，當心爹娘看見了又得生氣，討罵！」

傅限道：「這是我從路邊撿來的。」

「什麼撿來的，還不快進屋去讀書，娘馬上就要回來了。」傅明月虎著臉，一副小大人似的教訓起弟弟，派頭十足。

傅限只好扔了棍子乖乖進屋去讀書。

掌珠趁人不備拾起那根棍子想要比劃幾招，只是身體根本就跟不上腦袋想的動作，稍稍一用力傷口依舊會疼，她引以自豪的謝家拳法如今是練不成了，和廢人有什麼區別？

她只得又丟了那根棍子，忍不住垂頭喪氣。

又過了一日，傅朝先下衙後來到了掌珠的房裏，詢問掌珠一些私密的事。

「那些人可曾對妳有過什麼不軌的舉動？」

掌珠否認道：「沒有。」

傅朝先沉默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那妳養著吧。」他轉身便走，掌珠卻叫住了他——

「叔父，我有一言不知該不該說。」

「我都聽著，妳想說什麼就說吧。」

掌珠輕輕的抿了一下嘴，撩了耳邊的碎髮，這才和她叔父道：「叔父，如今奸臣當道，世道不好，本分之人在這個世道想要過得好是很艱難的事，叔父您又不懂得鑽營，何苦給自己找事做……我有一句勸。」

傅朝先很是納悶，那個唯唯諾諾的侄女怎麼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，他挑眉問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「做人做事不必太絕了，給自己留條後路吧。您放他們一馬，結個善緣。」

傅朝先哼了一聲，什麼也沒說便出去了。

掌珠走到床前，突然對著床說了句，「你可以出來了！」

只見一道人影從床後閃現出來，來到了掌珠的跟前。

發現傅掌珠見到自己似乎一點也不意外，宋勁飛定定看了她一眼，問道：「傅姑娘什麼時候知道我躲在這屋裏的？」

「從你進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。」

宋勁飛心道他手腳從來都很輕，一般人察覺不了，怎麼這個閨閣女子能留意到他藏在這屋內？自那日宋勁飛送掌珠回陽縣後雙方就沒再見過面，宋勁飛瞧著掌珠現在氣色還算不錯，看樣子她的傷已經好了一大半。

掌珠目光看向了別處，和宋勁飛說：「我寫的字條你都看了？」

宋勁飛赧然道：「我不識字。」

掌珠聽完，暗道她這不是白費力氣嗎？

不過宋勁飛很快又道：「上面寫的是什麼顧同都念給了我聽，我也按照傅姑娘所要求的做了。」

掌珠點頭道：「這樣就好。叔父他放了你們了？」

「算是吧，我們要離開陽縣了，在走之前我來和傅姑娘告個別。」

掌珠想說不用了，但仍說道：「你們三個都有一身的本事，個個都是熱血的男兒，好手好腳的做點正經營生也好，這偷雞摸狗的事不光彩，還是尋點其他的正經門路吧。」

「嗯，宋某謹記傅姑娘的教誨，這一次也多虧了傅姑娘從中幫忙，才讓我們哥仨躲過了這一劫。」

「我可以幫你們這一回，但下一次、下下次我可幫不了你們。」

「宋某知道。」

屋裏只點了一盞微弱的油燈，光線有些昏暗，掌珠半邊臉都籠在陰影裏瞧不大清楚。宋勁飛面對這個女人時，突然心裏覺得局促不安，手腳也不知如何安放，更不敢去看掌珠的臉。

「趁人沒發現，你快走吧。」

「是，不過宋某在走之前有一句話要請教傅姑娘。」

掌珠抬頭看了他一眼，宋勁飛胸口跳得越發快了，他有些結巴的說：「那、那天在我們趕來之前，傅姑娘和人搏鬥過吧？」

見掌珠沒有吱聲，宋勁飛便認定了這事，因為他發現掌珠時，她手上緊握著的那把刀上面還有溫熱的鮮血，這個看似嬌弱的閨閣女子是哪裏來的那股力量？

宋勁飛疑惑極了，然而他沒有得到答案，也只能離開了。

第四章 求一個自由身

二月二十八這一天，尹家人突然登門，並且派了兩人來，一個是尹家的管家，另一個便是曾經替兄長迎親的尹四爺尹海升。

傅朝先去衙門了，章氏在家裏接待了兩位尹家人。

尹家人來的時候掌珠在房裏看書，寶雁低聲和掌珠說：「走，我們過去聽聽他們談的是什麼。」

掌珠沒有興趣知道，懶懶的回應，「有什麼好聽的。」

「姑娘就不擔心他們將姑娘給賣啦？」

「真有這個打算的話，妳認為他們會允許我在跟前？」

寶雁吐了下舌頭，笑道：「這倒也是。」隨即又說：「姑娘不方便出面的話，奴婢替姑娘打聽打聽那些人在說什麼，回來也好告訴姑娘。」

掌珠沒有答話，寶雁便出了門往上房而去。

這邊章氏正在招待尹家來的兩位貴客，她坐定之後尹海升便起身朝章氏拱手賠禮。

「之前事發突然，逼不得已要立刻趕回去，所以疏忽了傅大姑娘，哪知給她造成了傷害，晚輩奉了雙親之命過來向傅太太賠禮道歉，還請傅太太別計較了。」

「計較，真要計較的話可就多了。我家姑娘因為四爺的疏忽可差點丟了性命，要不是她福大命大只怕早就死了，你們總得給個說法。」

「會的會的，傅太太別動怒，有話好好說，凡事都可以商量，今天晚輩和管家過來也正是商量此事來著。」

見尹海升的態度一改往日的傲慢，處處陪著笑臉，章氏心中暗道，不知這尹家到底安的什麼心。她這時候也就擺出了長輩的譜，慢騰騰的說：「商量，尹家願意給我們家大姑娘多少的補償？」

尹海升道：「雖然沒有正式的行大禮，但之前議了親就是一家人了，這門親戚還是要走動的，不能因為三哥走了就生疏了。這次傅大姑娘受了大難，我們家願意拿二十兩銀子出來作為安撫。將來一年四季的節禮一分都不會少了傅大姑娘。」

一開口就是二十兩？章氏眼中有了一絲的光亮，尹家果然闊氣，這是傅朝先半年的薪俸了，可她聽著這個數目雖然動心，卻沒表現得太過，省得讓那尹海升給小瞧了去。

「二十兩？是一次性付清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們尹家做買賣最講信譽，概不賒欠。」

章氏想了想又說：「我看也不用每年都來往送節禮那麼麻煩，不如結算成銀兩也一次性的付清吧。」

尹海升見章氏這樣說並不意外，傅家是什麼人家，這傅太太是什麼個性他清楚得很。

「將來還要來往的，傅太太這樣著急幹麼？在這之前我們尹家是有條件的，也必須說給傅太太知道。」

章氏暗驚，條件，什麼條件？

但她心裏也明白，尹家是商戶，商戶最看重的乃是自己的利益，尹家又最是摳門，能讓尹家自掏腰包，肯定得講條件。

章氏心中微定，緩緩道來，「條件？我們家大姑娘因為這事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如今也被你們尹家牽連以至於聲名受累，就不該跟你們尹家要一點補償？你們現在還要來提條件，我都替我們家大姑娘感到不值！」

尹海升冷笑一聲，依舊不徐不疾的說道：「傅太太，我們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。再有這買賣，有買有賣，我們尹家可以給這個錢，但你們傅家難道就沒一點的表示？我們提的條件也不是別的，想著我那三哥可憐，只活了短短十九載，在人世間沒留下什麼，好不容易說了一門親事也沒趕上。據說我那三哥臨終前還念叨著要見見傅大姑娘，想著三哥未了的遺願，所以雙親商量的，若傅大姑娘願意為三哥守節一輩子，我們尹家願意養她一輩子。」

「養一輩子，你們拿二十兩銀子來就把我們家掌珠一輩子給買了？你們也太會算計了！」章

氏不由得勃然大怒。

尹海升接著道：「不止這二十兩，之前晚輩就說了每年都要走動，這一年四季的節禮、四季衣裳，我們尹家也都會做出相應的表示。」

章氏精明著，她在腦中飛快計算了一回，尹家果然人精似的，花這麼點銀兩就想把掌珠給買了，而且一輩子不能嫁人。

她正猶豫的時候，卻突然見寶雁跑了進來，直直在她跟前跪下，接連給她磕頭，「太太、太太，請您開開恩，別把我們家姑娘給賣了，她還那麼年輕怎麼能一輩子不嫁人？太太，我們家姑娘不能毀在尹家的手上，求您開恩！」

章氏擰眉不悅道：「這裏是妳說話的地方嗎？給我滾出去，別讓外人看見了說我們傅家沒教養。」

寶雁卻不起身，甚至更往前爬了一些，拽住了章氏的裙角苦苦哀求道：「太太、太太。您不能這樣狠心！大姑娘雖然不是您跟前養的，可畢竟也跟了您十年、十年了，別說是個人，就是養隻貓狗也該有感情，我們大姑娘本就可憐，您做嬸娘的為她著想一回吧。」

章氏被寶雁這樣拉扯著感覺很沒臉面，朝著寶雁踢了一腳，道：「妳算個什麼東西，給我滾出去！」

寶雁跌在地上，依舊不依不饒的哭著，還將尹海升給罵了，「呸，你們尹家是什麼好東西？虧得我們家姑娘沒有嫁到你們尹家去，不然只怕要遭罪一輩子。」

尹海升一臉的尷尬，就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掌珠慢慢走進了這間屋子。

見狀，章氏揚著笑臉說：「怎麼不好好的躺著？出來亂走動，當心身上又不好了。」

掌珠也不瞧尹家人一眼，走過去將寶雁拉了起來，道：「別哭了，起來。」

「可是姑娘……他們就沒安好心，想著要把您給賣了，尹家更是可惡，還想妳為那個死鬼守一輩子！」寶雁氣極了。

掌珠依舊一臉的平靜，不怒不悲，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。「我們走，回壽豐去。」

「壽豐？對，我們回壽豐！」寶雁一聽姑娘要回壽豐，兩眼放光。

壽豐是掌珠的外祖家，寶雁就是掌珠的外祖母買來伺候掌珠的。

章氏一聽掌珠要回壽豐，立馬說：「掌珠，這使不得，妳是傅家人，怎麼能回壽豐？這裏是妳的家，妳就安心的住著。」

「安心，妳要我們姑娘怎麼安心，你們個個都不安好心想要把我們姑娘給賣了！我們姑娘又不傻，難道就任由你們擺佈？」

不等在場的人回話，掌珠就將寶雁給帶走了。

主僕倆回了屋，寶雁便忙著給掌珠收拾東西。

自掌珠的母親走後她就沒有再回過外祖家了，前幾年外祖家派人給她送來了寶雁就再沒音信，外祖家是個什麼樣子，現在的掌珠更是不清楚。

章氏撇下尹家人連忙走進了掌珠的臥房，寶雁依舊一臉憤然，對章氏十分的不屑。

章氏將掌珠按在椅子上，語重心長的和她說：「好姑娘，妳別惱，也別氣，更別動不動就說出要回壽豐的話，且不說這裏距離壽豐上百里，就是兩家也幾年沒走動，彼此疏遠了不好冒然上門。再有妳叔父定是不許的，妳是傅家人啊，當初是妳叔父把妳要了過來，我和妳叔父一手把妳帶到這麼大，妳怎能說走就走？好姑娘，嬸娘知道妳受委屈了，妳放心，嬸娘一定會

為妳討個公道。」

掌珠沒有開口，寶雁立馬跑過來說了，「太太，那就請您立馬去回絕尹家人，說不願意要尹家的補償，我們姑娘也不樂意為尹家那個死鬼守一輩子！」

章氏板著臉說：「去去去，沒個規矩，沒看到我和大姑娘說話？這裏有妳插嘴的地方？」

掌珠不願意搭應章氏，冷冷淡淡的說道：「孀娘，撇下了客人也不周到，您還是上前面去招呼客人吧。」

章氏瞧著掌珠的模樣心裏越發猜不透她心中所想，也不知有沒有聽進去她的話，於是又半哄半嚇唬的說：「妳身上的病沒有好，走不了遠路，再有我可沒錢給妳做盤纏，這山高路遠的妳也到不了壽豐。」

然而掌珠依舊不理會，章氏自討沒趣的從掌珠的房裏走出來，積了一肚子的氣。

她回了上房與尹海升說：「四爺和管家遠道而來，跑這一趟不容易，再有事關我們大姑娘的終身，哪能這樣輕易就決定了，我還得和老爺好好的商量，所以請你們暫且在陽縣留兩天吧。」

尹海升便說：「行，我們等著傅老爺的好消息。」

傅朝先本來在衙門裏忙碌，卻見朱文忠匆匆趕來和他說尹家來人的事，他公務忙丟不開，便吩咐他說：「讓太太先招呼著，這裏我脫不開身，等下衙了再回去，尹家提什麼要求的話先別答應，等我回去再商量。」

朱文忠回來捎話將傅朝先的意思告訴了章氏，章氏倒沒二話，如今她眼紅尹家的錢財，可是也清楚事關重大，不能擅自做主，要是胡亂答應，把傅朝先惹急了，打她一頓都有可能。

章氏命朱孀子和知秋給尹海升和管家收拾客房，可要尹海升住在傅家這樣破舊的屋子裏他不樂意，便謝絕了好意，回頭找了一家講究的客棧落了腳。

等尹海升他們走了，章氏再次來到了掌珠的房裏，掌珠依舊坐在桌前靜靜看書，寶雁也不在跟前伺候，看上去並不像要立馬遠行的樣子。

章氏瞧著這副光景也猜不透掌珠到底想做什麼，便開始試探掌珠的口風，「掌珠，讓妳受委屈了，孀娘一定會為妳做主，妳心裏別惱。孀娘啊想著為妳好，妳也是個知書達禮的人，是讀《烈女傳》長大的，好些道理不用我說想來妳也明白。」

「如今朝廷旌表節烈，看見東門那幾處高高的牌坊了嗎？其中最古老的一處也有上百年的歷史，旌表的婦人早就不在了，但大家都還一直在紀念她的美德，一個女人要是能做到這一步是真的了不起啊！」

掌珠自然不傻，很快就聽出了章氏話裏的意思，因此道：「孀娘是想讓我給那尹三爺守一輩子？」

「這個……我可不敢強迫妳，要看妳自己的意思。妳若願意的話自然是好事，朝廷肯定也會旌表，妳看的那些史書上將來也會留下妳的名字。」

掌珠定定的說道：「尹氏未過門傅氏女，未嫁先寡，立志為夫持節，終身不嫁。像就這樣嗎？」

章氏先是愣了愣，才道：「我沒讀過多少書，但想來大體上會這樣寫吧。」

掌珠凝視著章氏的臉，質問道：「孀娘，我留下這所謂的美名到底有何用？」

「受人尊重啊，將來不管是誰提一句傅大姑娘都會豎個大拇指，妳叔父也會因此受人尊敬。」

掌珠聽到這裏很想發笑，可她如今已經不會笑了，喉嚨裏只發出些奇怪的聲音。

章氏詫異的看著這樣的掌珠，弄不明白她到底在做什麼，疑惑道：「掌珠，我的話妳可明白？」

「明白，當然明白。孀娘口口聲聲都是為我好，您看中了那二十兩銀子，然後為了這筆錢打算把侄女未來幾十年的大好日子全部賣給尹家。」

「妳別說得這樣難聽，什麼叫做賣，我這不是為妳考慮、為妳爭取最大的利益嘛。二十兩肯定不行，尹家也太會算計了，還有妳將來老了怎麼辦，這些我都會為妳考慮到的，所以妳別擔心，只要妳自己能想明白，剩下的事就好說了。孀娘並不想逼迫妳，這事雖然有叔父和孀娘為妳做主，但願不願意還要妳本人點頭。」

掌珠背過身去不再說話，依舊捧了書看。

章氏瞧著她這樣，自己把該說的都說了，也不知掌珠心裏是怎樣想的，她越發的弄不懂這個侄女，「掌珠，妳現在的名聲並不是那麼好，外面都在流傳妳命中帶煞，說妳專剋身邊人，又是望門寡，想要再好好的嫁人很難了，這事妳得考慮清楚。」

「孀娘請回吧。」

章氏無言以對，話都說到這個分上了，掌珠這是不答應？

章氏走後掌珠一直保持著那個姿勢也沒有動一下，寶雁抱著衣裳進來，她看見章氏從掌珠的房裏出來就知道她不安好心，肯定又來和姑娘灌迷魂湯了，姑娘心慈耳根子軟，又那麼孝順，被這樣一說，會不會已經答應呢？

「姑娘，不管太太和您說什麼，您都先別答應她，姑娘您要是覺得為難做不了主的話，我們不如還是去壽豐吧，找老夫人出面，有老夫人撐腰，諒那章氏也不敢如何。」

掌珠問了寶雁一句，「我們存了多少錢？」

寶雁回答說：「昨兒奴婢親自清點過，那些零碎加在一起不過一吊錢，之前您還積攢了些簪釵鐺子之類的東西，不過這些東西半道上丟了，所以也就……」

「這一吊錢能支撐我們走到哪一處？」

寶雁說：「要出遠門的話肯定要雇輛馬車，我們都不會駕車，還得尋一個車夫，一路上要吃喝、要住店，還有馬兒的草料這些都是開銷。從這裏到壽豐快的話也要七八日，我們這點錢恐怕只能支撐兩天左右，畢竟出門在外處處都要花銷。」

掌珠琢磨了一回，這些天身體養得好了不少，要遠行的話七八日咬牙堅持一下應該能支撐下來，只是這錢從何處而來？章氏是出名的摳門，如今又打定主意想要讓她為尹家守節，肯定不會放她去外祖家的。

她被困在這裏果然就寸步難行了嗎？掌珠苦苦的尋找著能脫身的法子。

這時候傅朝先下衙回來了，剛到家，章氏便將尹家的要求和他提了。

傅朝先一聽就撇嘴說：「這尹家倒是精於算計，不是把掌珠的一生都給毀了，她年紀輕輕，連及笄都不到守什麼守。」

傅朝先這個反應章氏也是在意料之中，她也存了一肚子的話要和丈夫說，「老爺，您先別生氣，容我慢慢的與你說道。」

傅朝先聞言疑惑道：「妳莫非真的打算讓掌珠守一輩子？」

章氏道：「老爺，這事說不定關係到您的前程，不得不好好的想，畢竟是個機會。掌珠確實可憐，我也怪心疼她的，不過都到這一步了，您還認為她能嫁一個好人家嗎？恐怕是不能了。」

「掌珠名聲不好，如今總算還有點用處的，您不妨好好想想，尹家提的條件我也覺得苛刻，

不過都還可以商量，除了給的銀子太少以外，我還打算讓他們答應將來給掌珠養老，那尹家不是人脈廣嗎？替老爺您打通一下關係，您也不至於做一輩子的典史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傅朝先聽了章氏的話氣得吹鬍子瞪眼，愠怒道：「妳把我當什麼呢？我再怎麼不濟也是進士及第，是朝廷欽點的官，雖然只是不入流的小官，但在這個位置上我勤勤懇懇幾年也算對得起天地良心。如今妳讓我賣女求榮？這樣的事我怎麼做得出來，大哥要是地下有知只怕也不得安寧，我害怕他來夢裏找我！」

章氏聽了這樣的話哪有不生氣的，直接和傅朝先吵了起來，「你能幹，你是好官，一年拿著四十兩的俸祿，這四十兩你看看把我們明月和限哥兒委屈成什麼樣呢？一個月想多吃幾次肉也不行，連做身新衣裳也不行，這兩年裏我連一件新首飾也沒添置。年前縣令太太做壽，在場那麼多的官太太、富商家女眷，就我一人最寒酸。我嫁給你十幾年了，兒女都替你生了，我過的日子還不如那些做買賣的人家，我……我到底圖個什麼啊……」

章氏一面數落一面哭了起來，傅朝先聽見婦人哭就心煩，瞪著眼不說話。

章氏繼續邊哭邊數落道：「你倒是勤勤懇懇，怎麼就沒見你升過官？你這個榆木腦子不懂得鑽營，活該我們娘幾個一輩子跟著你窮苦，一輩子都出不了頭。」

傅朝先終於還是丟下章氏出去了，他站在簷下發了會兒呆，雖是春天了，但夜裏的風依舊帶著幾分寒意。妻子的哭聲順著風傳了過來，擾得他心裏難受。

做了幾年的典史，一直沒等到升遷的機會，確實和他不擅鑽營有關，他不喜歡阿諛奉承那一套，認為只要勤懇本分，上面的人總能看見他的好，可似乎是錯了。

讓他將侄女賣了換取將來的榮華富貴？不說尹家有沒有這個能耐、願不願意幫這個忙，就說他是掌珠的叔父，他大哥走得早，只留下這麼唯一的一點血脈，他都照看不好的話也太不是東西了。

傅朝先想起了幼年時大哥對他的那些關照，狠不下這個心。

而章氏有自己的謀劃，在她看來掌珠還不完全是個廢物，還有一點用處，她總得好好的利用，所以不甘心就這麼放棄。

掌珠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她想的是早日離開陽縣，能夠獨立自主，總有一天到達京城，能有一天敢和金鑾殿的那位陳述謝家的冤屈。

掌珠清點了屋裏屬於她的東西——幾本破舊的書，還有一些平時臨的字，幾身陳舊的衣裳，沒什麼值錢的東西。看來原身在這個家過得很是清苦，竟沒有給自己留下一點後路。

沒錢，想要出遠門是不能夠了，她更不想將來的命運被人隨意主宰，如今最想求的就是一個自由身。

隔日天還沒大亮，她簡單的梳洗了一番，主動找了傅朝先表達自己的意思。

「叔父，我知道自己的名聲不大好，將來也不知還能不能嫁出去，這些其實也沒那麼重要，但您要侄女替尹家那位早逝的爺守一輩子，侄女不能答應。您要是覺得我住在家裏白吃白喝惹人厭，那麼侄女有個請求還請叔父答應。」

傅朝先愣了愣，忙問：「妳有什麼請求？」

掌珠道：「侄女請求去廟裏修行，為叔父和孀娘祈福。」這話她說得鏗鏘有力。

傅朝先聽了掌珠這樣的要求先是愣了一下，掌珠想要出家？那麼和為亡夫守節又有什麼不同，不都是一輩子不嫁人？

「我們家也還沒窮到那地步，多妳一張嘴吃飯還吃得起，何必把自己逼迫到那地步？」掌珠暗想，不是她逼迫自己，是有人逼迫著她選擇了這樣一條退路。

「叔父，侄女就這麼個請求，還請叔父恩准。」掌珠的姿態放得很低。傅朝先擺擺手說：「妳下去吧。」他並沒有給出任何的答案。

Crescent Family